

名家悦读本系列

中国画法研究

吕凤子
著

张曼华
评注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名家悦读本系列」

中国画法研究

吕凤子 著 张曼华 评注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画法研究 / 吕凤子著; 张曼华评注.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7. 7 (2017. 11重印)

(名家悦读本系列)

ISBN 978-7-5586-0358-7

I. ①中... II. ①吕... ②张... III. ①中国画—绘画理论—研究 IV. ①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2367号

中国画法研究

著 者 吕凤子

评 注 张曼华

主 编 邱孟瑜

策 划 徐 亭

责任编辑 徐 亭

技术编辑 季 卫

调 图 徐才平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6 7印张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2次

书 号 ISBN 978-7-5586-0358-7

定 价 49.00元

中国画法 中国精神

——前言

《中国画法研究》，吕凤子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初版，绝版十七年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78年再行二版，印数从旧版的7800册叠印至212000册，一口气六次印刷了133999册。那样少的字数，不过两万三千字的旧画学理论之作，全书虽曰精要，却绝非时尚时髦之书，其有深意在焉。当下之中国画的称谓，与其自身的长寿相较，实在只能算一个新词，使用时间绝不超过百年几许，意思也不能说如真正意义上的名词那么应有的切意呢。

然“中国画”之存在毕竟为世界文化史，世界文艺史之伟大不争事实，肇自四大文明而流变至今仍未陷日薄西山，奄奄一息者。其之有寿，当有仁在，所谓“仁者寿”也；其复有“智”，故乃智仁兼备，情理双美，不让西学之大宗，大学者也。

丹徒吕凤子先生乃吾国清末民国间学人，生于乱世而有志于艺术者，旧学渊博，复滋新学，雅通中西，毕生从事中国画创作并美术教育，识见超凡，成就卓著，晚年不避衰病，著此《中国画法研究》一书，实在是他穷半个世纪实践和深切学术思考之集大成大要的重要总结，用情深致，学理恺切，言简而意赅，为百年间难得的画学宝典也。无虚言而备大要，放目高远，立论精严；出入古今，通变新旧，为作而述，述而作的理论实践打通，指点迷津。廓扫邪说空论的学术丰碑，实为上海人美于五十六年前，有胆有识，推出的重要学术著作，如良种播于广土，如洪钟响于迷朦，有功于画学艺界也。吾于凤先生斯著初版时购而读之，虽非必能深会先生此一生最重要大著作之高意苦心，然亦于茫然失旨无所凭依的苦恼苦闷中忽遇明灯，也如学剑之徒骤得真剑谱，醍醐灌顶，于学画学艺的初起阶段，终不致傍迷邪说，而能归于正道，特有幸没有滑入流行的邪道也。

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必有其精神追求和艺术指归，经济强大固为基础，而精神层面的正大充实却是前提，凤先生的这本薄薄的遗著《中国画法研究》，从“用笔论”至“构图”，说“立意为象”，阐“写形、貌色、置陈布势”，自云是中国画家自己造作的构图法，省称中国画法，是构成任何一种画格的，中国画都适用的基本法”，并进而言曰“具有多种画格的中国画就只能用中国画法来构成，不能用非中国画法来构成吗？是的！不用中国画法就不能构成具有多种画格的中国画！”写此书时，凤先生陷于病中，越二年，便归道山矣。然凤先生病

中之此言此论却堂堂正正，恳恳切切，衷肠内热，谆谆遗教以吾辈后学，亦当世之罕见者，故凤先生，学人也，高人也，亦浩然有民族精神文化之英杰也。如今之世，中国梦的核心恐不能缺中国精神也，《中国画法研究》其深意必当在此，故倩青年学者加以疏注通解，并结合当下实际多有广阔展延，充实图片，使凤先生更亲切通俗，拂去尘埃，大道可以平常平和善解也。

今，吾或将老而未敢衰也，仍有志于中国画，仍愿与青年学者共研凤先生的“中国画法”，并进而“研究”之，老少同心，那么中国画之辉煌的梦是可能实现的！

请读凤先生的《中国画法研究》！

谢春彦于上海

导读

吕凤子（1886—1959），中国近现代艺术界、教育界有着深远影响的艺术大师、艺术理论家和艺术教育家。名浚，号凤先生，以字凤子行世。江苏丹阳人，出生于钱业世家，幼时聪颖好学，臂力过人，可谓文武双全。少年时他以优异的成绩（榜首）考进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东南大学前身），校长李瑞清于1906年创设图画手工科，吕凤子与姜丹书、汪采白、凌文渊、李健、吴溉亭等都是该科第一届学员。诸葛亮有诗云：“凤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因恰巧居于丹阳梧桐山下，于是以先哲之言行为旨，取“凤”为字号。

吕凤子自幼饱读诗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知行合一”的“修身”哲理磨砺人生。他全面汲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源泉，集儒、道、禅三家义理于一身，并融会贯通于创作思想、艺术观念和办学实践中。吕凤子早年生活在“西风东渐”的年代，在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激荡中，熟知西方艺术的他在比较了中西两种绘画语言和艺术思想后更加坚定地恪守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艺术的独特价值。

吕凤子是我国兴办现代美术教育的第一人，1910年，凤先生在上海创办“神州美术社”，后来并入刘海粟1912年办的上海美专。1912年，创办正则女子学校，是我国最早的一所职业学校，反对封建，推动妇女解放，并以屈原的名字“正则”为校名，以“屈子魂为校魂”，1951年，他被聘请到江苏师范学院任教。吕凤子从事艺术教育五十年，主张以美育和爱育来培养学生，有了“爱”和“美”，才能创造“善”和“真”。在培养人才方面，他主张“尊异成异”，“缘异穷异”，依循各人的特点，尽可能发挥其“异”，彰显个性与才华。

吕凤子以“生”作为指导思想，他认为，事物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生”即客观存在：“生的法则为真，生的意志为善，生的状态为美”，生是“尽变竭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对“生”的倡导适用于美育和创作以及为人等各方面。他的美育思想源自传统，但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凤先生在美育方面和中国画理论研究领域都有颇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理论观点。其理论体系和独特见解的形成是从实践中得来，既不盲从古人，也不崇拜洋人，不故作玄虚和随意标新立异，而是在深入研究中国画史、画论，以及在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吕凤子对画家的修养非常重视。画家的“品格”包括人品、禀赋、修养，对中国画创作有直接影响。一切理论的宗旨，都是为实践服务并指导实践。凤先生认为，艺术家的世界观在艺术创作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存在决定意识，“人生制作即艺术制作”。他提出“画人修养五则”：多读书；多写字；多看名家精作；多游名

自画像 194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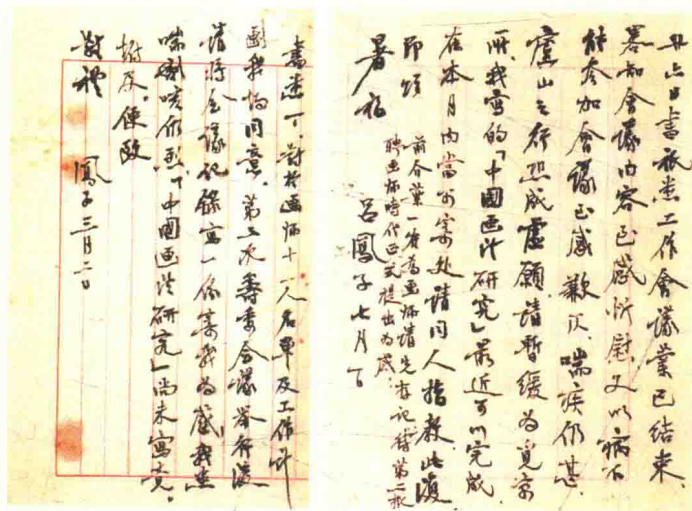
山大川；多作画。此“修养五则”来自于董其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并在实践中将其细化，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多读书以充学养，提升气质；多写字以练线条，兼习布白；多看名家名作以明其用心求变处；多游名山大川以开眼界、扩充胸襟；最终，还得勤奋作画，捕捉物象的神韵，表现自我。他对“画家”一词非常敬畏，他将普通习画作画的人，称为“画人”，笔墨清雅的称为“画士”，拘泥刻画的称为“画匠”，他认为，若无独特面目，万万不可称之为“画家”。^①

吕凤子在书画、诗词、篆刻、画史、美学和哲学等各方面都有涉猎，极富创造精神。在中国画创作方面，人物、山水、花鸟兼擅，独创凤体字，熔篆、隶、真、草于一体。

《中国画法研究》是凤先生在中国画论研究方面的代表著作，1960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画法理论的典籍，深入浅出，内容洗练，书中多借助于古代经典画论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涉及中国画创作方法的诸多关键问题，是探讨中国画法的重要参考书。

凤先生对古代画理的研究集中于唐代以前。《中国画法研究》即以顾恺之、谢赫、宗炳、张彦远的著述为精要内容，展开分析研究。实际上，中国古代画论的核心观点在六朝时期就基本确定了，六朝

致亚明信札



画论建构了其后的绘画理论发展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此后的画论、画理探讨都是在此基础上更为精微的丰富和发展。

在中国画创作实践中，吕凤子长于人物画，间作山水花鸟，均甚精妙。1929年，黄宾虹《风先生人物画册跋》赞其“笔力圆劲，墨光翁郁，能得古人六法兼备之旨。”又《书风先生仕女画册前》云：“先生每奋臂纵笔，顷刻尽寻丈纸，横绝、冷绝。不谓先生亦具儿女情，如是温柔蕴藉，亦作儿女态，如是闲雅且都也。”风先生注重艺术创作的独特性，1929年，他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毕业生画集《国画一辑》所作序文云：“感同也，思殊、嗜殊、意象殊，我在也。曰画，同也。风殊、术殊，我在也。我廓有极殊，集众殊是曰大家，我仍在也。我在，虽欲无殊，不可得也。故曰：殊者，势也，生之力所由奋，形之成所由极其变也。学者知所以殊，不矜知所以成我不画，斯可与言画矣！风先生，己巳。”^②“殊”与“我”的关系，在其独具个性的创作中得以切实展现。“殊”是“必然形成的，是生命力的结晶，并能极尽变化。”他在创作中将“殊”落实于“势”：“殊者，势也，生之力所由奋。”并释“势”云，“力的奋发叫做势”。殊，即个人风格，“我”的面貌得以形成的前提。

吕凤子在《中国画法研究》一书中对中国画原理的剖析和阐释，实际上并未离开古已有之的传统中国画的根本理念。只是在西风渐盛，而中国画逐渐衰微的年代，人们渐渐忘却了中国画的根本精神，更有甚者将传统中国画视为糟粕，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吕凤子重新倡导中国画，并且将传统中国画的要义提炼出来，



梅花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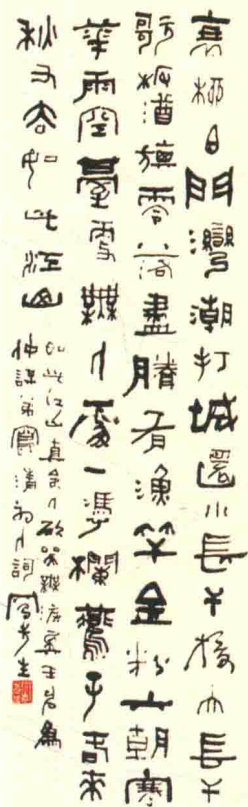


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进行深入的剖析和阐释，对于中国画的振兴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吕凤子的素描、水彩、油画基本功扎实，于1907—1917年间，专门研究西洋画并著有相关中学教材，对西洋美术史和哲学史亦颇有研究。吕凤子自1917年起，便专攻中国画，他对中国画的发展、历代中国画史、画论，中国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也都有深入

的研究。吕凤子的理论著述主要有《图画教法》（1919）、《中国画义释》（1938）、《美育与美术》（1943）、《中国画法研究》（1957）等等，其理论观点自成体系，颇多创见。他在画学研究方面的独到见解建立在其丰富的创作经验基础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些激进的先驱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断言传统的中国画已经没有前途，是落后的，必须革命，要学习西方科学的绘画创作方法。他们对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片面性的看法，主张全盘西化。20世纪初，西洋美术思潮开始冲击中国画坛，引起关于中国画改革的“西化论”、“国粹论”、“改良论”、“调和论”等争论。吕凤子先生重视素描，善于吸取西画的长处，但并不盲目崇拜。在他的理论和作品中都



自作隶书 清词一首

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金粉六朝寒，华雨空台，更无人处一凭栏，燕子春来秋又去，如此江山。如此江山，真令人欲哭无泪矣。壬申为仲谋弟写清初人词，凤先生。

莲开十丈藕如船 1922年

蓮開十丈藕如船
 階樹同慶堂賞至五月庚子
 階樹同慶堂賞至五月庚子



踏雪寻梅 1924年



体现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国画被认为是一个边缘的画种，不受重视。取消中国画的呼声甚嚣尘上，在这样的情形下，吕凤子挺身而出，晚年抱病写成经典之作《中国画法研究》一书，力挽狂澜，给喧嚣者们迎头痛击。亚明先生回忆了《中国画法研究》写作的特定时代背景：“凤先生的晚年正逢50年代处在对中国画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时期，当时中国画被取消了，

另以‘彩墨画’代替，中央美术学院等院校的中国画系也被改称‘彩墨画系’。不少中国画家迫于形势，改行的改行，改画年画和连环画去了。而这种形势下，吕凤子先生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四易其稿，于1957年7月完成了画论《中国画法研究》一书。”^①在这样的特殊情势下，凤先生指出：“如果提倡者原意不是要消灭‘水墨画’，以为绘画必须具备各种彩色的话，最好还是让他们在互不相妨中分途进展吧。”阐明自己的态度——各自发展，互不妨碍。在此后的中国画发展中，证明了凤先生这个论断完全是正确的。

中国画以“天人合一”为表现自然的最高境界。吕凤子认识到重振中国画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中国画法研究》一书旨在追溯中国画发展渊源，维护传统中国画的根本精神，阐明中国画的基本特征，切实指导中国画的创作实践，力图重振中国画。

① 参见《吕凤子研究文集》第一辑，吕子凤学术研究会主编，2000年版，第17页。

② 转引自张安治、寿崇德著《吕凤子》，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③ 亚明《一代宗师，义薄云天——纪念吕凤子先生诞辰110周年》，见《吕凤子研究文集》第一辑，第153页。